美國延遲退休 中國學不來

美國並不面臨養老危機，美國的延遲退休建立在健康的養老基礎上，中國強行模仿只能是東施效顰。人們應該對官方媒體提出的任何“與國際接軌”說法保持警惕。

近日，人社部又通過官方媒體發文，稱“延遲退休年齡是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普遍做法”、“美國用22年的時間，把正常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人社部試圖將延遲退休美化成一種向發達國家看齊的做法，但是美國延遲退休的眞實情況，可與人社部所說的不太一樣。

美國雖然實施延遲退休，但對退休年齡沒有硬性規定，62–70歲均可領取政府養老金。

關于美國延遲退休的誤解，首當其衝的便是退休年齡的規定與作用。美國于1935年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規定領取聯邦社會安全養老金(Social Security Benefit)年齡（退休年齡）爲65歲。在過去80年間，美國只對退休年齡有過3處更改。1956年，國會爲女性設置了62歲的最早退休年齡(Early Retirement Age)，女性到了62歲即可開始領取社會安全養老金；1961年，國會也將男性的最早退休年齡提前到62歲。

到了1983年，由于社保資金的支付壓力逐漸加大，國會將正常退休年齡(Normal Retirement Age)從65歲提高到了67歲。不這一提高從2000年才生效，而且每年只提高幾個月，要一直持續到2027年——這是當年兩黨妥協的結果。2015年，美國的正常退休年齡是66歲。

美國領取社會安全養老金的政策並非“一刀切”，人們可以在62歲-70歲任意時間選擇退休。舉例來說，一個生于1960年的美國人，假設他在正常退休年齡67歲(2027年)時退休，能領取到每個月1000美元的全額養老金。那麼他也可以選擇在62歲(2022年)退休，領取全額養老金的70%，即每月固定700美元（63歲退休能領76%，64歲82%，65歲88%，66歲94%，67歲100%）。他還可以選擇在70歲(2030年)退休，領取每個月1240美元的養老金（68歲能領108%，69歲116%，70歲124%）。領取養老金的比例固定，無法更改，70%就終身是70%。

美國有人提出要進一步提高退休年齡，但同時都伴隨著減稅、提高最高可征稅上限以及給低收入者補貼，以抵消延遲退休的負面影響。

表面上看，美國現行的對退休年齡的設計，目的是懲罰提前退休者，獎勵推遲退休者。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美國的社會安全養老金制度也存在問題，比如它仍然傾向于鼓勵人們提前退休、鼓勵人們放棄“延長工作年限獲得額外存款”。

要想在勞動力市場上留住更多充滿活力的健康老年人，防止他們提前退休，單純地提高退休年齡，實施養老金懲罰+獎勵措施還不夠。安德魯·比格斯指出，政府應該降低工資稅，這樣人們獲得了更高的收入，當然不會提前退休，也不會提前領社會安全養老金。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大衛·約翰(David John)也認爲，對那些超過正常退休年齡還在工作的人，應該給予6.2%工資稅的全部免除。

當前，美國也正醞釀著對政府強制性養老金計劃提出進一步的延遲退休，但這些延遲退休往往是整個社保改革計劃的一部分。2015年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前佛羅裏達州州長傑布·布什(Jeb Bush)在4月份表示，社保的正常退休年齡應該提高到68歲或70歲。他這一表態也是在爲新澤西州州長克裏斯·克裏斯蒂(Chris Christie)類似的提案背書，克裏斯蒂認爲應該削減社保開支，並將正常退休年齡從67歲逐漸提高到69歲。

《大西洋月刊》認爲，這幾個共和黨人之所以呼籲提高退休年齡，並不是因爲這能緩解社保的缺口（當然美國社保也沒有什麼缺口），畢竟將正常退休年齡從67歲提高到68歲，也只能減少未來75年內社保12%的赤字。共和黨人的延遲退休計劃，是爲了使雇主能在一個更大的勞動力市場中招人，也是爲了滿足黨內那些希望能削減政府開支的強硬派。

于是，美國人正越來越能接受延遲退休。2015年，非營利組織人民之聲(Voice Of the People)的民意調查發現，有78%的受訪者支持將正常退休年齡從67歲提高到68歲。

美國人養老不止靠政府，私人養老金計劃讓他們退休前後收入差距微小，更能抵禦“養老危機”。

中國人社部以及官方媒體全然不提的另外一點是，美國的“漸進式延遲退休”，延遲的只是政府強制性的社會安全養老金。而美國人養老不止靠政府，他們還參加了許多自願性的私人養老金計劃，這些由雇主贊助的私人計劃並不受延遲退休的影響。

根據美國勞工部，截止到2013年，雇主贊助的固定繳款計劃(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有63.8萬份，覆蓋8871萬美國人。私人養老金計劃中最爲出名的當屬401(k)計劃，全美國共有51.3萬份。401(k)計劃十分靈活，雇主爲員工設置專門的401(k)賬戶，雇主和員工每月各自向賬戶存入一定比例資金，員工自主選擇證券投資組合，將這部分資金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員工最早可以在59.5歲開始領取這筆資金，最晚截止到70.5歲，只有在領取資金時才需要繳稅。

此外，員工對401(k)這樣的私人計劃還可以進一步優化。美國企業研究所指出，2015年，有41%的員工將他們401(k)計劃投資到目標日期基金(target-date fund)中，相比之下，2006年只有19%的員工這樣做。目標日期基金是爲那些懶于打理自己投資組合的員工設計的，假如年輕的員工想在2050年退休，那他可以選擇目標日期2050年基金，該基金將側重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股票；假如年長的員工想在2025年退休，他可以選擇目標日期2025年基金，該基金將側重投資風險低收益也低的債券和現金等價物。

正是基于上述特性，私人養老金計劃的表現以及抗風險能力都要遠遠強過政府主導的養老金計劃。根據美聯儲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數據，2015年Q2季度，美國私人和政府養老金計劃資產總額(Total financial assets)達到17.91萬億美元，其中私人養老金計劃占了半壁江山，擁有8.58萬億美元。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類似401(k)的私人計劃花了僅僅3年時間，就恢複了它們在金融危機中的損失，2015年的資產總額已經比2007年峰值還高出37%。而州和地方政府的養老金計劃，資產總額僅僅比2007年峰值高出不到5%，盡管工作者交的錢多了36%。

美國人養老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極大保障了退休後的生活質量。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如果只考慮政府強制性的社會安全養老金，那麼OECD的35個成員國平均的養老金替代率爲(pension replacement rate)54.4%，美國僅有38.3%。養老金替代率是指，退休前月收入爲1000美元的美國人，退休後平均每個月只能從聯邦政府手裏拿到383美元。但是如果考慮所有退休後的收入來源，美國的養老金替代率飆升到92%，位列經合組織第9，也就是說，美國人退休後的收入僅僅比退休前少了8%，對生活質量幾乎沒有影響。

許多中國學者也開始打“養老金替代率”的主意。他們稱中國應該實行延遲退休，理由是政府強制性養老金繳費年限越長，這種養老金替代率越高（據說能高達70%），越能保障中國人退休後的生活質量。他們萬萬沒想到，美國將政府強制性養老金的替代率壓低到一個很低的水平，卻有著繁榮發展的私人養老金產業作保障，這也是爲什麼美國人能更好地抵抗所謂的“養老危機”。

中國到底有多少散養仁波切

“朝陽區有三十萬散養仁波切”的說法固然有誇大之嫌，但以北京朝陽區爲代表的都市藏傳佛教興起中所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之事，令旁觀者好奇、驚訝、不滿或者乃至鄙夷。

近日，一段關于“皇阿瑪”張鐵林坐床的視頻在網絡上瘋傳。視頻中，一位名叫白瑪奧色法王的活佛爲張鐵林賜名“白瑪曲培”，並賜法衣、法帽、法器、法本等。不過張鐵林在29日作出聲明說否認這是“活佛坐床儀式”，而是一場祈福法會，但網友很快又質疑其是不是遇到騙子，更有藏傳佛教僧人表示整個坐床儀式都是瞎搞。

實際上，近些年來打著各種各樣頭銜的活佛、仁波切們在漢地大行其道，他們在成爲官員、明星的座上賓同時，也在享受著左手抓經濟，右手炖雞湯，源源不斷地爲中國的富裕階級提供著精神上的食糧。

據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報道，一項針對中國最富有人群的調查顯示，這些人中信教者的比例高達50%，其中三分之一宣稱信仰佛教。漢地越來越多的富裕階層面臨精神上的缺失和渴求，充滿神秘色彩的密宗讓藏傳佛教顯得格外吸引人。

真活佛既要講究出身和出生，自身修為也需要達到很高境界，坐床儀式不是想當然地來舉行。

漢地大部分民衆一直以來都認爲活佛是至高無上的尊者，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譯。“活佛”在藏語中通常被稱爲“祖古”，蒙語稱“呼圖克圖”，意爲轉世的修行者。而“仁波切”直譯是爲“寶”，凡是修行有所成就者皆可稱之，僧人在三種情形下會被稱作仁波切，一是轉世高僧（即活佛）並被認證；二是學問堪爲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從一定程度上說，“祖古”是“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祖古”。對于“祖古”這一稱呼的區則來源于活佛轉世制度。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創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彼時的西藏教派林立，有薩迦派、 噶舉派等，各教派之間常常爲了草場、水源、土地爭鬥，同時還要思考宗教繼承人的問題。因爲當時政教兩種權力都掌握在各教派家族手中，長子掌握宗教權力，次子負責娶妻生子，而更爲重要的寺院主持則由伯侄繼承。常常出現將教派首領局限于一個家庭內，而很難找到合格的繼承人。

爲了改變這一現狀，噶瑪噶舉派根據傳統藏文化中靈魂不滅以及佛教中的化身理論，于1288年首創活佛轉世制度，以便通過轉世延續自身高深的法力,同時維系自己廣泛的群衆基礎。之後其它派系紛紛效仿，實行活佛轉世。

首先是尋訪轉世靈童。一般是根據前世活佛生前的預言，通過占蔔、降神、觀聖湖等方式確定下世出生方向，然後前往尋訪。在確定“轉世靈童”之後，要將“轉世靈童”迎接到寺院，這時稱爲“轉世靈童”，在舉行了坐床典禮以後，就不再稱爲“轉世靈童”，而稱活佛的名號。

三個步驟耗時往往長達一年，且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曆史上有很多寺廟都因經濟困難使活佛們停止了轉世，如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圖召寺（小召寺）的內齊托因，在 1878年圓寂之後，雖然在哈喇沁人中找到了轉世靈童，但新生嬰兒不久死了，寺廟本身困難，再無經濟力量尋找新的轉世者，寺廟活佛轉世就停止了。

第七世珠康活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出真活佛的四條標准，一條也不能少。第一，要有傳承，比如班禪現有十一世；第二，要有寺廟，活佛在寺廟裏面修行；第三，有轉世靈童制度，找靈童的時候要符合宗教儀軌；第四，要有政府批准。

據官方資料統計，我國五省藏區現有經政府批准的大小轉世活佛 2000 多名，分布在西藏、 青海、雲南、四川、甘肅、內蒙古等地。從2010年開始，中國佛教協會統一爲按照宗教儀軌和曆史定制認定、經政府審批的活佛頒發“藏傳佛教活佛證”，這個和身份證一樣大小和材質的證件上面寫有姓名、法名、佛號、教派、寺廟，活佛證編號，並且將會錄入宗教基礎信息數據庫。

另一套體系則是由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或寺廟主導的認證，這種情況下，寺廟會以某個高僧或活佛的名義，向被認證者，發放一份認證文書。而認證的高僧或活佛影響力越大，威望越高，其出具的認證就能得到越廣泛的認可。

傳統的藏區弘法多是在寺廟進行，“在當下，前往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地傳法的“活佛”，因爲受到宗教政策限制，不可能在大都市中新建寺院。所以，他們從寺院傳法變成了巡回傳法。” 而巡回傳法中，漢地信衆脫離了藏區當地的政治與部族背景，也不受西藏曆史影響，單純地將藏傳佛教當成一種精神和靈性的修煉體系來對待。漢地信衆受法的目的在于想體驗神秘文化或求得解脫，化解人生困境等，並不重視教派分立的問題。這也給許多投機分子鑽了空子，利用漢地信衆對藏傳佛教的不了解進行招搖撞騙。

不過要想成爲轉世靈童並不需要什麼部族背景，只要你有足夠多的錢或者認識足夠大牌的演藝明星，抱活佛大腿是完全沒問題的。張鐵林所皈依的上師白瑪奧色法王就被網友扒出“姓吳，香港人，原是做佛具生意的生意人而已”。身份不合規，自然所謂的活佛坐床儀式也不會正規到哪裏去。

“張鐵林坐床”無論是從宗教儀軌還是國家政策上來說，都是不符合規定的，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微博認證《與西藏有緣》、《京都朝聖旅人書》等書的作者“老林一步一如來V”就在其博客中深扒了“張鐵林坐床”中的種種疑點，貼文說視頻中所出現的背心和被賜的法帽，他稱：“這是大喇嘛、活佛、堪布等穿的高大上背心，普通西藏和尚不能穿。法帽也是師父級喇嘛才能在儀式裏佩戴的。”並且指出儀式現場張鐵林端坐在鑲有十字金剛杵圖案的法座上，被一一呈上供養佛像、經書、佛塔等，根本“不是什麼皈依儀式”。

最後他還诟病了張鐵林視頻中的跪拜動作：“作爲藏傳佛教的大禮拜動作，三歲藏族小孩都懂做的事你都沒模仿對！

這樣看來“朝陽區有三十萬散養仁波切”的說法固然有誇大之嫌，但也道出了藏傳佛教在當下精英的受歡迎程度。正如評論員李永峰所說：“網絡段子單獨將“朝陽區”列出來，不過是看到了朝陽區在都市中的代表性。段子熱議的背後，是伴隨以北京朝陽區爲代表的都市藏傳佛教興起中所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令旁觀者好奇、驚訝、不滿或者乃至鄙夷。”